

# 胡景翼與國民二軍(下)

王禹廷

## 西北軍事史話之六

### 組成份子分為三類

國民二軍最盛時兵力，雖然頗為龐大，却并非精誠團結，組織嚴密，訓練精良，裝備完整的部隊。因為就部隊的構成來看，分為下列幾類：

(一)基本部隊：第一師、第二師、第三師、第七師、第八師、第九師、第十師、第十一師等八個師，皆係靖國軍時代胡景翼的舊部，改編為陝西陸軍第一師以後，隨着局勢的發展，陸續擴編而成。訓練裝備雖欠理想，但精神團結，士氣旺盛，可以說是國民二軍的基幹。其中以第一師、第七師、第九師、第十師、第十一師，戰鬥力特別強。

(二)收編部隊：第四、第五兩個師，原來是屬於直系的中央軍，訓練裝備都很好。第六師是建國豫軍。第十三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等四個混成旅，皆係河南原有的部隊，第九混成旅原是屬於鎮嵩軍的。這些部隊，都是在國民二軍到河南以後，因戰敗而依附投靠，素質既多參差，精神及情感也有距離。

(三)游離部隊：除開上面所說的兩大類以外，其餘的各部隊，可以「游離」二字概括之。它們東投西靠，朝秦暮楚，多半是見風轉舵的。其中

包括系出靖國軍的部份陝籍部隊在內。素質既甚複雜，訓練裝備更差，甚至番號雖大，人槍却少。此種部隊，在上者如能善為運用，或可逐漸充實，形成戰力，否則反而成爲沒有作用的包袱。

國民二軍擴張太快，素質頗爲參差，其形成的過程，可以說完全出於胡景翼的長駕遠馭，兼容並蓄。倘能假以時日，以胡氏的長才，當不難鍛鍊凝固，成爲一支可用的勁旅，大大有貢獻於國民革命的偉業。不幸胡氏早逝，繼任者無此雄才，殊有難以爲繼之感。而民國十四、五年間，北方大局又復發生重大變化。奉軍與國民軍，本來是合作討伐直系的。但在對直戰勝以後，却因利害衝突，又告分裂，由暗鬥而趨明爭，終至兵戎相見。很快的演變爲吳(佩孚)張(作霖)釋嫌攜手，合力對付國民軍的局面。在民初南北紛爭中，各方面的離合變化，時友時敵，乃是司空見慣的事，實在不足爲怪。此時河北方面的國民聯軍，處境甚爲孤苦，其情況當於以後專章敘述。在河南的國民二軍，以驟合之師，處四戰之地，數面受敵，備多力分。對於攻守進退之機，倘能善加抉擇，或可勉強撐持。無奈由於客觀環境的逼迫和主觀慾望的驅使，交織而成爲對外衝

擊的行動。

### 四面作戰終至覆沒

於是決定以其主力鄧寶珊援直，李紀才攻魯，蔣世傑拒鄂，李雲龍守護開封和鄭州、担任機動，另以樊鍾秀相機入晉。這樣四面作戰的結果，各線均告失利。新附的部隊大多叛離，基本的武力全告消失，稱盛一時的國民二軍，可以說全軍覆沒，實在令人不勝扼腕之至。其經過是：

援直：十四年冬，由於河北方面情勢緊張，國民三軍孫岳率部離陝入冀，以加強國民聯軍的實力。二軍的鄧寶珊師與孫同行。鄧寶珊於十一月十八日擊退奉軍李景林部，佔領保定。十二月四日，國民聯軍進攻天津，鄧寶珊担任南路總指揮，在馬廠一帶地區，與李景林部遭遇激戰。十三日，鄧在軍次發表通電，主張遵照 國父遺囑，召開國民會議，組織國民政府。二十四日，李景林部敗走，國民軍進入天津。北京政府以孫岳爲直隸軍務督辦(即督軍)、鄧寶珊爲幫辦(副督軍)，天津由國民二、三軍駐防，國民一軍馮玉祥部，大部撤回北京附近及察綏地區。十五年二月初，張宗昌與李景林組成直魯聯軍，發兵十路，由山東沿津浦鐵路進攻天津。國民軍則分三

路迎擊，鄧寶珊爲中路，徐永昌爲西路，李紀才爲東路，以鄧寶珊爲總司令，統一指揮。相持至三月二十二日，國民軍不支，退出天津。以後隨着整個局勢的演變，國民二軍接應之戰乃告結束。

攻魯：十四年十一月，岳維峻以李紀才爲總指揮，率領其第九師與陳文劍、王爲蔚等三個師，以及田維勤之混成旅，進攻山東。先後克復濰澤（曹州）、濟寧，并收編魯軍第五師爲國民二軍第十二師，繼續向濟南推進。在泰山以西的山麓地區，與張宗昌的主力接觸，展開激戰。張部因有東北兵工廠新製的大砲支援，火力異常旺盛，李紀才部損失頗重。在作戰過程中，李曾密派輕裝部隊，由泰山東麓小徑，奇襲濟南，突進至距濟南不足十華里的八里窪。當時張宗昌的大軍均在前線，濟南幾爲空城，僅由督署衛隊及警察勉力抵抗，一時風聲鶴唳，緊張萬分。可惜李紀才部主力被阻，無法突破增援，以致功敗垂成。且因直奉復合，吳佩孚東山再起，十二月十九日，隨李攻魯的王爲蔚、陳文劍、田維勤等部，均行叛岳歸吳，李紀才挫敗退豫。田維勤本係胡景翼的舊部，隨胡出陝後，投隸吳佩孚。直奉二次戰爭，吳敗，田又歸胡。至此，又再度叛岳投吳，對於國民二軍，可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。後來吳佩孚失敗，田部瓦解，他又到豫陝間有所活動，被馮玉祥在洛陽槍決。

入晉：樊鍾秀部本來繼鄧寶珊之後，進兵河北。但他於北上的時候，突然於十二月十四日，由冀南進入山西，佔領遼州。閻錫山對此大爲不滿，一面派兵堵擊，一面向馮玉祥、岳維峻急電

質問：樊軍入晉，是否係奉命行事？馮、岳等當即電復，係樊鍾秀的自由行動。樊軍旋於十八日退出山西。此事對國民聯軍當時軍事上的影響并不嚴重，但由此引起閻錫山對國民二軍的反感和戒心。十五年三月五日，當國民二軍在豫失利之時，閻派所屬的商震師出娘子關，佔領石家莊，阻止國民二軍向北撤退。閻電馮玉祥解釋出兵原因，係爲防樊鍾秀的再犯山西。閻并電吳佩孚表示合作，且支持劉鎮華回師攻陝。是則樊軍入晉所發生的影響，頗爲惡劣。

拒鄂：吳佩孚在漢口東山再起後，第一個作戰目標就是河南。因爲河南是中原要地，歷爲兵家所必爭。而且他出師北征，必須經過河南。同時他曾經駐在洛陽，叱咤風雲，對於河南有高度的好感。所以他急欲收復河南，以洛陽爲中心，重振當年的雄風。岳維峻對於吳的此一心理，極爲瞭解，對吳的軍事行動，更爲重視。當他接到吳佩孚「假道北伐」的電報以後，立即採取應戰措施：一面於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親赴徐州，與孫傳芳晤面修好，穩定東線。一面令駐防信陽的蔣世傑師加強戒備，旋即於十五年一月十八日，親到鄭州，召開軍事會議，商討豫陝防務。決定以李雲龍爲南路總司令，率領大軍，沿平漢鐵路南下，抵禦吳軍北上。此時吳佩孚業已調派大軍十個旅，進攻河南，以寇英傑爲鄂軍討賊軍第一路總司令，率領賈方興、賀國光、孫廷業、宋大箴、金蔭森、陳德麟等六個旅，先行出發，向北挺進。十五年一月廿六日，在豫南的信陽，與國民二軍的蔣世傑師接觸。

### 蔣世傑堅守著奇功

蔣世傑人如其名，確實是一位怪傑，他瘦骨嶙峋，貌不驚人，而且有吸食鴉片烟的壞嗜好。但他帶兵打仗，却有一套獨到的不凡本領，堪稱是一個智深勇沉的將領。信陽在他的堅守之下，無論寇英傑如何猛攻，始終屹立不搖。寇軍進攻之初，曾於一月二十九日，一度衝入信陽城內，却受到蔣世傑伏軍的猛力反擊，損失慘重，倉惶退出，此後再未能接近城垣一步。在漢口的吳佩孚，因爲再起後出師被阻，以數倍的大軍攻一彈丸之城而不能克，對其聲望和前途，都有極大的妨礙，氣得暴跳如雷。一面不斷覆電寇英傑，限期破城。一面以靳雲鶚爲聯軍第一路總司令，由山東進攻河南，以斷蔣世傑的後援。同時復由鄂增派援軍，攜帶重砲，以熾盛的火力，猛烈轟擊。又派人勸降，并造作國民二軍業已全部失敗的謠言攻勢，以瓦解蔣世傑部的士氣。但是堅強的蔣世傑及其所屬的三秦健兒，硬是把堅韌強勇的精神，發揮得淋漓盡致，砲火轟不動，地道挖不通，議和不受，造謠不理會，完全以一種視若無事的態度，堅苦撐持。二月十日，吳佩孚把他心愛的勇將第八師第十五旅旅長劉玉春（就是十五年秋，北伐大軍圍攻武昌時，出了名的那位守將。）也派上了用場，命他率領生力軍兩旅，參加圍攻，還是沒有進展。於是吳佩孚改變作戰計劃，把北進的大軍分爲兩部，一部由劉玉春統率繼續圍攻信陽。一部由寇英傑率領，繞過信陽，進行北上。就這樣，由一月廿六日一直相持到三月十四日，蔣世傑確實知道岳維峻業已敗走，河

南全境業已落入直軍手中，信陽城內糧盡烟絕，無法再守，守亦毫無價值。才接受信陽城中外國傳教士擔任保證，與攻城軍簽訂和平條約，停戰開城。劉玉春進了瘡痍滿目的信陽城，清點城內軍民死傷一萬多人，餓死者更多，積屍纍纍，慘不忍睹。蔣世傑於三月十五日被押送到漢口，成了階下之囚。一般人以為吳佩孚恨蔣入骨，必將置之死地而後快。誰知吳一見蔣，却是笑臉相迎，待以上賓之禮。當天晚上設宴為蔣壓驚，還翹着大姆指對蔣說：「你以孤軍竄賊，當數倍之敵，能堅守四十多天，真了不起，我很佩服。」事實上，吳的這幾句恭維話，蔣世傑確可當之而無愧。也可以說，自胡景翼去世以後，蔣世傑的這番表現，總算有聲有色，給國民二軍保持了很大的面子。這一戰役，雖然無補於國民二軍的危亡，但對於半年以後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業，却有着不可估量的貢獻。假使蔣世傑當時不能久守信陽，牽制住吳佩孚的大軍，且予以挫折消耗，則吳軍早就北上，早就打垮了國民聯軍，而不至有頓兵南口的苦攻和損失。那麼，北方的戰局早就解決。吳佩孚挾其戰勝的餘威，集中大兵於鄂湘邊區，以與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之師相搏鬥，則汀泗橋、賀勝橋，以致武昌攻防戰的演變如何，殊難預料。國民革命軍「打倒吳佩孚」的初期目標，恐怕不會很快的實現，北伐統一的大業，也將不會順利的成功。在軍事上，一城一地的得失，有時無關重要，有時却影響全局。蔣世傑的信陽之守，其價值確極重大。

吳佩孚既已發兵北進，岳維峻乃於十五年二

月一日，率領國民二軍全體官兵，通電討吳。國民一軍張之江、國民三軍孫岳，先後於六日、九日，率領所屬將領，通電響應。吳佩孚以信陽久攻不下，一面令寇英傑率軍繞道北上，一面令靳雲鵬由魯攻豫。又以劉鎮華為討賊聯軍陝甘總司令，在豫西阻止岳軍回陝退路，并同師攻陝。同時因為國民二軍與河南民眾相處不甚融洽，豫衛軍及自治軍，紛紛起事，響應吳佩孚，驅逐岳維峻。此時，在河南的國民二軍，已處於四面受敵、內外交侵的艱苦狀態。豫南地區的國民二軍李雲龍部，先後在確山、明港、駐馬店等處，連續戰敗，精銳盡失。鄆城、許昌諸要地，均無大戰，即行潰退。沿平漢鐵路北進的寇英傑部，直逼鄭州。在此以前，由山東退入豫境的國民二軍，僅李紀才之第九師，尚能保持戰力。王為蔚、陳文釗、田維勤等部，原係吳佩孚的舊部，此時見吳東山再起，寇英傑又復揮軍北上，乃均叛岳歸吳，給岳維峻以很大的打擊。由魯攻豫的新雲鵬部，乘勢猛攻，於二月廿八日佔領開封，開封各團體舉靳為河南全省保安總司令，靳未入城，即赴前線指揮進攻鄭州的軍事。岳維峻數面受敵，全線潰敗，無力支持，放棄鄭州。一部越過黃河，向豫北冀南地區撤退。岳維峻率領餘部，退向豫西，靳雲鵬三月二日佔鄭州，繼續西進，五日佔洛陽。岳維峻後有靳雲鵬的窮追，前受劉鎮華的堵截，當地的紅槍會，又復不斷襲擊，退至陝州附近地區，全數潰散。岳維峻、李雲龍等數人隻身渡河入晉，岳被閻錫山款留於太原，李化裝繞道回陝，參與保衛西安之戰。與此同時，寇英

傑於三月四日到達鄭州，與靳雲鵬會師後，以王為蔚為前敵總指揮，向北追擊，五日佔新鄉，七日佔彰德，國民二軍敗退的部隊，多告潰散。只有李紀才部行動較早，得以退入河北，與早入冀的鄧寶珊部會合，不久，在天津附近戰敗。

### 岳維峻再起至殉國

十五年秋，國民軍底定甘陝，進駐關中。不久，岳維峻被釋回籍（陝西蒲城）。十六年春，馮玉祥由甘肅到西安，派人邀岳維峻晉省相晤，令岳收集舊部，編為第二集團軍南路軍，旋又改為第五方面軍，共轄岳維峻（兼）、蔣世傑、衛定一、李雲龍、鄧寶珊等五個軍，（各軍番號待考），集中於商維地區，參加會師北伐的革命行列。岳維峻當時名位雖高，所屬部隊番號亦多，但實際兵力并不相稱，經過多方收集，總算形成了一股力量。由荆紫關向豫南鄂北進軍，先後佔領南陽、老河口等地，拊武漢之背，對於寧漢分裂時期的武漢政府，頗有威脅。岳氏在陝重振之時，雖歸馮玉祥節制，但他洞察時勢，心向中央，曾密遣代表王某，繞道進京，晉謁總司令蔣公，報告部隊狀況，申述效忠中央的誠悃。十七年八、九月間，駐防平漢路上之駐馬店。因為駐在方城一帶的樊鍾秀反抗馮玉祥，馮派兵攻樊，岳部亦處於馮軍包圍之中，感受很大的壓力。岳氏為求自保，避駐皖西阜陽，從此脫離第二集團軍，直屬中央。旋奉命移駐蘇北之清江浦（淮陰），岳維峻親赴南京，晉謁總司令蔣公，輸誠效命。十七年多，北伐完成。十八年初，國軍整編，岳部縮編為新編第一及第五兩個師，岳維峻任新

編第一師師長，奉命溯江而上，進軍武漢，參與討伐桂系之役。事完後，駐防武昌整訓。李紀才任新編第五師師長，担任鄂北清鄉任務。不久，岳維峻奉命解除新編第一師師長職，由曹萬順繼任，移防宜昌，被張發奎部擊敗，大部被張吸收，一部潰散，新編第一師遂不復存在。民國十八、九年間，馮玉祥反抗中央，中原大戰發生。國民政府任命岳維峻為陝西招討使，收集舊部五、六千人，進駐豫中之漯河。往援周家口，當數倍之敵，戰守數月，奏功頗大。復出奇兵破敵於許昌，升格改編為第三十四師，岳氏任師長。中原戰事結束後，移駐平漢鐵路湖北境內的孝感、花園一帶。二十年春，豫鄂皖邊區匪禍猖獗，匪衆萬餘，進犯廣水等地，圖斷南北交通。當局派兵三路圍剿，岳部為其中之一路，乃揮師急進，斬獲頗多，乘勝深入至雙橋鎮，山嶺重疊，形勢險惡。被鄭繼勛匪股聚衆包圍，激戰數日，岳部傷亡殆盡。孤軍苦戰，援兵不至，岳氏以事不可為，舉槍自殺，被左右阻救未死不幸被匪俘去。囚禁至二十一年八月，為時一年有半。身處匪窟，屢易囚囚的地方。岳氏被俘之初，匪酋張國燾等，對之頗為優待，妄圖以偽善面孔，詭詐手段，爭取岳氏的歸順。岳氏堅持大義，不為所動。并且密遣舊部，潛回國軍防區，向上級、友軍及部屬等報告匪情及必死決心。又復伺機連絡匪區反共份子，策反匪軍，約同舉事，不幸謀洩事敗。共匪惱羞成怒，知岳氏終不為屈，遂顯露其獍狎面目，用極端殘酷的手段，加以迫害。岳氏忍痛硬撐，毫不動搖。八月八日，匪在新集舉行公審大會，岳

氏因受害已久，鬚髮皆白，形容枯槁。但意志堅決，態度從容，對匪罵不絕口，只求速死。匪先斷其兩腕，然後以亂刀砍殺，死事之慘，目不忍睹，在場匪衆亦多泣下。古人云：「慷慨赴死易，從容就義難。」如岳氏者，被俘不屈，誘脅不從，歷經一年半的長期折磨，最後終於為國捐軀，可謂慷慨從容，兼而有之。不但在國民革命的歷史上，僅此一見，即在中華全部歷史上，亦不多睹。岳氏殉難後之兩月，大部國軍連翻破匪，犁庭掃穴，克復新集（收復後改為經扶縣）。經居民指引，尋獲岳氏遺骸，十月三十日靈柩運至漢口。總司令 蔣公呈奉國民政府明令，照上將陣亡例議卹。十二月，武漢及南京、北平、鄭州、西安、榆林等地，均先後舉行追悼大會。二十二年一月，歸葬於華山之麓，典禮之隆為近代所罕見，差可告慰英靈而勵來茲，岳氏堪稱不朽了。岳維峻殉國後，三十四師先後由張萬信、張迺威繼任師長，靖亂勦匪，均著戰績。抗戰初期，遭受改編，此一由國民二軍演變而來的兩師中之一師，乃告消失。

### 董釗承緒發揚餘輝

另一個新編第五師，師長李紀才，亦於十八年奉命解職。南京、漢口的軍事當局，分別發表關麟徵、鄧英繼任師長，形成雙包案。關麟徵路遠未及趕到，鄧英近水樓台即行就職。不料部衆不服，宣告離散。一部由楊渠統率領，投歸駐防南陽的楊虎城，楊將其編為補充第四旅，一年以後改為第十七師四十九旅（依番號順序講，即為楊虎城部的第一師第一旅）。從此馳騁豫、陝、甘

各省，成為楊虎城部的勁旅之一。另外一部仍稱新編第五師，先後由公秉藩、王懋德、董釗諸人任師長，開往江西勦匪，頗著戰績。二十年的歲尾年頭，江西第一次圍剿時，新五師在吉安、東固一帶，作戰奮勇，攻克共匪的老巢東固，以是升格為第二十八師。二十三年冬，共匪由贛潰圍流竄後，董釗率領所部，先在鄂西清剿殘匪，如期完成任務。旋又奉調湘西，進剿賀龍、蕭克兩股匪軍，一直追勦至貴州省的遵義、畢節一帶，賀匪等流竄入川，勦匪軍事重新部署。二十五年秋，董氏率部移駐漢口。不久，調防豫西靈寶。適逢西安事變發生，廿八師奉命担任先鋒，西進討逆。董氏以極度迅速果敢的行動，搶先攻佔潼關、華縣，打開進入西北的門戶，給逆軍以重大打擊，對於收平事變的軍事行動，貢獻很大。前面說過，二十八師是國民二軍遺留下來的部隊，經過幾番變離，原本殘缺不整。所有的武器裝備，數量既不充足，品質也很複雜陳舊，重武器尤其缺乏。數年來勦匪作戰，所以能够打勝仗，完全是董釗的統御指揮非常優良，官兵們才能發揮精神的戰力，彌補物質的困乏。這次在潼關、華縣兩地，收繳了東北軍庫存及敗軍的若干精良槍械，戰鬥力大為提高。這對該師以後的抗日及戡亂作戰，大有幫助。西安事變結束後，董釗率部進入西安，一度兼任西安警備司令，在複雜的環境中，撫輯地方，維護治安，頗得各方好評。對日抗戰初期，二十七年春，董氏率部參加台兒莊會戰，以所部一個師的兵力，與敵激戰三晝夜，攻克日軍重要據點邳縣的宦家樓，殲滅敵軍板垣

師團的山田鐵聯隊，爲當時罕見的勝利戰果之一。按中日戰爭發生以前，敵軍因長期準備，編裝訓練，均極精良。我軍則因各部隊原來的背景不同，編制裝備和訓練的程度，皆有很大的差別，因而戰鬥力遠較敵軍爲弱。根據當時概略的估計，抗戰初期，敵我實質戰力的對比，大體上約爲八比一。就是平均以我軍的八個師，才能對抗敵軍的一個師。以後隨着戰爭時間的延長，作戰地區的擴大，敵我戰力的消長，逐漸發生變化。我軍越戰越強，跟敵軍的戰力對比，漸漸的接近拉平了。台兒莊的會戰，正值平、津、京、滬大撤退以後不久，敵我戰力對比相差懸殊的狀態下，董劍能以一個師，攻堅摧銳，殲滅日軍一個聯隊，確實是了不起的。不久，徐州會戰結束，國軍分途轉進。董劍因爲執行任務，未及突圍，乃以果決大膽的行動，向敵人後方挺進，到達蘇北之清江浦（淮陰）。以後局勢稍定，才率所部及散駐清江浦的友軍機關等，經過日軍的重重防線，由蘇、皖、鄂邊區，鑽隙突圍，安全轉進到漢口。中樞論功行賞，升任董劍爲第十六軍軍長，仍兼二十八師師長，另增配一個師，調往豫南信陽羅山一帶，担任武漢保衛戰的北線作戰。二十七年冬，武漢會戰結束，十六軍奉調陝西，劃入第三十四集團軍（總司令先爲蔣鼎文，後爲胡宗南。）的戰鬥序列，担任河防及對陝北共匪的戒備任務。兩三年後，董劍另調新職，十六軍脫胎換骨，人事變動甚大，國民二軍遺留下來的痕跡，逐漸消失。抗戰勝利後，該軍調駐華北，三十八年春，隨着華北淪陷而告結束。

董劍是陝西長安人，出身黃埔軍校第一期。爲人淵默豁達，有大將風。他與靖國軍及國民二軍，以前并無淵源。迨接長二十八師後，無論統馭訓練、指揮作戰，都表現出不凡的才華，乃能把一支殘破的部隊，鍛鍊成爲勁旅。由於他績猷卓著，由師長、軍長，而晉升到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。抗戰勝利後，率軍東渡黃河，進駐晉南地區，担任勦匪，把原被共匪佔領的廣大地區，次第收復。三十六年春，國軍攻略延安，董氏担任兵團指揮官，以祕匿機敏的行動，由延川以北的平陸堡——龍泉鎮間地區，向北挺進。出敵不意，摧破匪軍的頑強抵抗，於三月十九日，克復共匪老巢延安，此乃董氏軍功稱盛的一役。以後出任陝西省主席，開府封疆，名重一時，在當時陝籍將領中，可以說是煊赫的一人。按國民政府成立以後，陝人主持陝政的，計有于右任、楊虎城、孫蔚如、董劍等四人。孫蔚如和董劍，籍貫都是長安，長安人對於此，應該有一種滿足的光榮和驕傲。這裏順便推論一下，黃埔出身的將領，出任省府主席的，共有六人：吉林梁華盛、山東王耀武、陝西董劍、江西方天、湖南黃杰、福建胡璉，董與胡都是陝西人。現在在台的十五位一級上將中，胡璉與劉玉章也都是陝西人。由此看來，陝西籍的軍人，對於國家，對於鄉邦，都曾作了重大的貢獻，才能有如此光榮的事蹟。

### 高桂滋已別樹一幟

國民二軍遺留下來的部隊，除開上述由岳維峻統屬蛻變而來的二十八師、三十四師以外，還有別樹一幟之高桂滋的一個軍。高氏是陝北米脂

人，初在井岳秀部下充任下級軍官，後來嚮往革命，前往開封投效國民二軍，胡景翼委他爲騎兵團長，派往甘肅招兵買馬，任務完成，回駐豫北。十五年春，國民二軍在豫失敗，各部隊分向西、北兩路撤退。

高桂滋察情勢，認爲退兵將無出路，乃未隨軍行動。留在冀豫晉邊區，自圖生存，從此生根坐大，加入方振武的國民第五軍，成爲方的主力之一。國民軍在河北戰敗後，撤向綏西包頭、五原一帶，方亦率部同行。以後進軍甘陝，解圍西安，馮玉祥接受國民政府任命爲第二集團軍總司令。方振武認爲國民軍聯軍原爲第一（馮玉祥）、二（岳維峻）、三（孫岳）、四（魏益三）、五（方振武）各軍，共同組成。馮玉祥雖爲集團軍總司令，但原來的各軍仍應保持其固有的番號和獨立地位。現在馮氏接受第二集團軍的番號，將原有各軍納於一個編組系統之下，內心有所不甘。所以於出關北伐的時候，脫離馮軍序列，投歸第一集團軍，編爲第四軍團，下轄三十四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七等四個軍。高桂滋任第四十七軍軍長，統屬第一〇七、一〇八、一〇九等三個師。馳驅南北，卓著戰績。北伐完成後，國軍整編，方振武部解體。高桂滋部遂直屬中央，編爲第八十六師。以後高因功升任第十七軍軍長，仍兼八十六師師長，在皖、魯、豫、陝各省，履行任務，頗稱得力。抗戰前夕，調駐陝北勦匪。抗戰初期，一度編入孫蔚如之第四集團軍序列，保衛晉南中條山，迭次粉碎日軍攻勢，成爲豫、陝兩省的強固屏障。抗戰勝利後，高部一直在陝、甘兩省駐防勦匪。三十七年，高桂滋升任第十九綏靖區（駐在陝西大荔）司令官，十七軍軍長由何文鼎繼任，隨大陸而沉淪。